



南開史學

NANKAI SHIXUE

2

1981

南开史学
(1980年创刊)
1981年第2期
(总第4期)
1981年 月出版

主办：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
编辑《南开史学》编委会

目 录

庆祝郑老执教六十年	本刊编辑部	1	
贺毅生师任教六十年	北大历史系教授 阎文儒	5	
择善而从 高风亮节			
——回忆解放前夕的郑老			
从学琐记	暨南大学 林乃燊 广东社科院 张磊	11	
——庆祝郑老任教六十年	冯尔康	13	
+	+	+	+
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	白新良	23	
从阿哈和诸申看进入辽沈以前的满族社会形态	汪茂和	101	
明代辽东马市性质的演变	林延清	135	
+	+	+	+
弘治“中兴”述略	南炳文 李小林	161	

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的几个问题	郑克羨	183
明代安徽文约拾零	傅同钦	201
陈圆圆事迹考		
——与姚雪垠先生商榷	陈生玺	213
“满洲”族称的由来		
——读满文《满洲实录》札记之二	王文郁	231
中俄两国人民的共同灾难		
——十七世纪沙俄侵华对俄国人民的摧残	夏家骏	245
清世宗削弱诸王旗主势力的斗争		
——李宪庆	张绍祥	255
嘉庆皇帝与和珅		
——赵凯	269	
李鸿章与天津洋务运动的关系		
——林树惠	285	
论辛亥革命前的兴学		
——魏晓明	297	
“军事冒险”论辩析		
——周俊旗	315	

+ + + +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	娄 良	331
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和特征	傅 攻	343
东胡与蒙古族习俗的相似性 ——蒙古族探源	郑英德	367
+ + + +		
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吴稚晖	李 瑶	375

向郑老学习，向郑老致敬！

——热烈庆祝郑天挺教授执教六十年

本刊编辑部

我们怀着非常喜悦和敬重的心情，衷心地祝贺我们的老师郑天挺教授执教六十年！郑老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和久负盛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六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不避艰辛，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而忘我的战斗在教学和科学的研究的岗位上，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作出了许多贡献。直至今天，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仍以顽强的毅力奋斗不息，继续攀登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新高峰，为祖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而鞠躬尽瘁。六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三十余年，郑老培育的学生众多，人才辈出。其中有在国内外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史坛新秀。我们敬爱的郑老不愧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史学界的泰斗、教育界的老前辈。

在郑老六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仅在南开园就渡过了三十个寒暑，用他那辛勤的汗水和超群的智慧和毅力，使我们历史系迅速的成长、壮大。我们历史系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奔赴工作岗位、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师资的迅速成长，处处凝聚着郑老的智慧和心血。三十年来，郑老在党的领导下，

在同志们的通力合作下，迅速地把我们历史系建设成了一个师资力量较强、专业设置较多的系科。我们历史系的教师，大都是郑老的及门弟子。其中有跟郑老从学长达近五十年之久、两鬓斑白的名教授，有在史坛博得声誉的中年骨干，也有风华正茂、勤奋上进的青年新秀。可以说，我们历史系是“五世同堂”、和睦相爱的大家庭了。我们的良好的系风，是同郑老精心培养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分不开的。郑老以他那高尚的情操、纯正的学风，以及他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处处为人师表的美德，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今天，当郑老执教生活六十年之际，我们虚心地向郑老学习！衷心地向郑老致敬！

学习郑老在政治上追求真理、坚持进步，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精神。郑老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他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他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不顾个人的安危，掩护进步学生免遭敌人搜捕，使他们安全地脱离险境。在那艰苦、险恶的岁月里，他自己节衣缩食，却倾囊相助经济贫困的进步学生。解放前夕，他拒绝随国民党南撤，坚定不移地坚守教育岗位，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全国解放后，郑老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他热爱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热诚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他八十一岁高龄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从而在政治上找到了归宿。他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赤心向党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学习郑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把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四化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献身精神。六十年来，郑老以其渊博的学识讲授了十余门课程，还与翦伯赞同志主编了一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为培养大批的史学人才而竭心尽力。更可贵的是，他虽逾八旬，却仍坚守教学第一线，坚持为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外国留学生和进修教师登台讲课，不管是挥汗如雨的炎夏，还是风雪弥漫的隆冬，他总是提前到达课堂，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他在教学中一向注重古为今用，坚持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重视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着重传授治史的基本方法，注意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他为祖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史学人才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这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老园丁，理所当然地一次又一次地被评为天津市的特级劳动模范。

学习郑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方法谨严、不务虚名、不尚浮华、从不满足已有的成就，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态度和进取精神。郑老的学术造诣很深，功力雄厚。他博通中国历史，尤精明清两代。此外，他对历史地理学、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学科，均有研究。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但他决不满足这些成绩。目前，他虽然年事甚高，但仍在全力以赴地主编《清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我们的郑老不仅是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亦是治学谨严的典范。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他。

学习郑老在工作上永挑重担、认真负责、大公无私、克

己奉公，从不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的高贵品德。

学习郑老在作风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尊重同志，奖掖后学和热情培养青年教师的高尚作风。学习他率先重范、严于律己，从不以专家、权威自居和处处为人师表的高贵品德。

为了以实际行动向郑老学习，我们特意编辑这期《南史学》专辑，以资纪念。

1981年10月

贺毅生师任教六十年

北大历史系教授 阎文儒

予与郑天挺师相识已逾四十年。在近半世纪交往中，先生给予留下印象为：和蔼可亲、助人为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治学谨严，成绩斐然。今举其要者以述焉。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一九三八年在云南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其时郑先生任副所长。予之业务导师虽为向达先生，但涉及历史学，尤其是明清史诸问题，每问及郑先生，总是循循善导，详为讲解。先生不仅对予如是，对其他所有学生均如是，为此文研所之同学者，每谈及先生，均道及非一般教授可比拟。可敬可亲，并视郑先生为良师益友。

予自研究所毕业后，郑先生等留任予为研究助教，此后予赴西安考古，一九四三年又与向达师、夏鼐先生至河西考古，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归来，均得到郑先生之许诺与经济上得到北大之资助。倘无此段实地发掘，调查学习与经验，予亦不可能在北大考古专业任教三十年。

向达师逝世十五年矣，当日在敦煌率予发掘时，经常道及郑先生之为人，忠于友谊，倘无郑先生之推荐，亦不可能再莅敦煌，偕予西上也。

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予之业师也。居滇时，唐先生升任副教授，但研究所重新招生，即任为古文字学导

师，当时固有某教育专家之任命，而实际能识唐兰师之学识者郑先生也。予前兼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时，此为唐兰师于闲谈时，亲自告予者。

金毓黻先生，予之乡长也。一生浮沉有年，曾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沈阳博物院院长。最后任北大文研所明清组研究员，而郑先生除任北大秘书长外，又任明清组主任。金先生告余曰：余宦海浮沉数十年，识人多矣，但对老年和蔼可亲，无过郑公者，真可称：“礼之用和为贵”。真诚热情，笔难罄述。

一九四六年底予负责于沈阳博物馆事，一九四七年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院，由金毓黻任主任委员，余任委员秘书主任；是年余因公来京，时郑先生寓居北平小酱坊胡同，约数同学饱以胜餐，饭后告予曰：“汝在胜年，宜戒骄戒躁”。予深聆受，归时常以此语记心中，盖予躁时固多，尤其对数百人三馆一故宫之事务纷乱杂沓，但仍遵师训，于不骄躁中写出《唐代贡举制度》一书。

向达师逝世十余年，予负为纪念向师而徵集国内学人论文，专出一文集以纪念之，特请郑先生为题书签，并及序言，郑先生以八十高龄，屡次为书论文之书签，从不言烦，爱人之深，诚非泛泛者可比拟。

予在昆明读书时，文研所负责人学术权威人士，对下乡攻读之研究生，必招入其宅，享以盛餐。餐后告余曰：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当时所指之文，即《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二文具成于入滇后，一刊史语所集刊，一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其次为《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虽记成

于一九四二年，实亦当时之著作。从此数著作，则知郑先生不仅通史学而且通音韵语言学，故罗常培师《恬庵语文论著甲集》序、及《悼念罗常培先生》二文，俱涉及语言、音韵问题，实际以上数文，俱用语言、音韵以证地望者。

早期又有《莲华庵书画集序》、《四川乐山（嘉定）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由此二文可证郑先生早年虽专攻明史，但写出以上二文，可证先生通“金石学”也。

先生一生中治明清史，虽然《探微集》后记云：“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五十岁全国解放，才能安心学习……今天的成果，只这样一点，真是惭愧之至”。先生一生中治学精神细致精微，如早期写成之《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共分八段详论：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洲之部族与在元明时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旗籍、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早年讲于西南联大文史会，刊于《清史探微》，但见之者极少。

其后所写《清初入关前之社会性质》二文，详论入关前之满族，并非氏族制或奴隶制，开始即进入封建制，不过仍有氏族与奴隶之残余制而已。

又详论《清代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有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剃发、衣冠等八项，尤其从殉死制度，虽在关外太祖、太宗时有殉葬之后妃，嫔妾。但入关后即明令禁止之。至于《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详论内侍宦官，即后如李莲英之辈，亦有弹劾之，致有清一代内侍非如前代李唐时之握六军之郑注、李训之死，皇帝欲制而不能也。

《清史语解》一文，乃郑先生治清史多年收获而未公诸世者。后见陈寅恪师论《史乘胡名考证》之文，乃以多年习见满语十六条之要者，加以考释。《清史探微》虽亦印出，但读者少。今再刊印使治明、清史者，由此文可知与汉人不同之语言而其原意为何也。

予家世居辽西，祖籍汉军镶黄旗，三代祖又为固山额真，予父披甲当差，满名特形阿。予外祖家为满军正红旗，译成汉姓为“敖”。传为八家满洲人，入京时从后宰门进，想即从景山公园前今博物院办公室之门入官也。内为坤宁宫、乾清宫、左右六宫。非进午门，首见者办公地点之太和殿、保和殿等三殿也。郑先生之《清代的八旗和绿营兵》，即详论黄、白、红、蓝四旗及镶黄、白、红、蓝等八旗。蒙古、汉、八旗，共二十四旗之制度，以及入关后招募之汉兵，即所谓绿营之由来。

清初功绩最高者为多尔袞，由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年郑先生写成四篇多尔袞论文，称皇父、墨尔根王、阿玛王、九王爷。其实则一人耳！先生于此考证详明，显解疑团。

《明史读校拾零》共四十余页，虽名为拾零，实以百衲本明史为主，与明历代《实录》《明一统志》为主，《寰宇记》《辽东志》《礼记》《汉书》等，互相校正得数百条，由洪武至崇祯，二百七十余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处，诚清代汉学家所少见者。十三经注疏，固为汉学家集大成之作，史学有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而专究明史，按年校释，郑先生外无他人焉。

近十年来，大谈丝绸之路。虽新疆考古者亦有发现，唐诗中亦有诗述及，但我心中实未决此疑难，觉得唐时安西都

护府虽在中亚，但丝绸未必俱由中亚运出。今读郑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一文，班固送弟西域都护班超白素三百疋。又窦宪执政予班超杂彩各色丝绸七百疋，白素三百匹代买月氏马及苏合香、毛毡等。（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全后汉文》卷二五）从此确信丝绸运出，已自汉时起，当然汉后中西交通更无疑矣！

《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详述宋景诗一生中事迹，实多根据清《文宗、穆宗实录》及《山东军兴纪略》、档案馆中之档案。始能清楚提出山东农民起义军，尤以黑旗军宋景诗为最壮。因而清平县志云：“部伍整齐，骑卒精健”。虽然降清但黄河北、大名东、济南西，此一地区仍为其驻防之地。

以上为予四十年中所了解郑先生一生之事迹，一九五二年以后，虽身居两地，但心向先生无时或已！其所能如此者，不只敬先生一生中深究明清史，为他人所不及，尤其作人：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待人之诚，处人以和，凡一后学，无不以此四者敬重先生。愿先生健壮如昔，懿德永年，仅书短文，以祝先生寿。



择善而从 高风亮节

——回忆解放前夕的郑老

暨南大学 林乃燊 广东省社科院 张 磊

我们是在解放前后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同天挺师的接触大概在1952年前。自从天挺师到南开大学工作后，我们就很少有亲聆教诲的机会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天挺师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扎实和稳重。他治学是这样的，他为人也是这样的。总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行，三十多年来，从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到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战士。

天挺师走过的这段历程，决不是一路顺畅的。不论从他个人的内心世界说来，还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是常常充满风雨，更不要说“十年内乱”的浩劫了。但他从不却步，不气馁，始终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三十年的历史和未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理解。这种情况，当然是同天挺师积极争取和接受党的教育分不开的。同时，也和他多年实事求是地治史——特别是解放后学习和力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历史有关：具有了唯物史观，就能看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此外，他经历了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的曲折和变化，也有助于他对党的认识，坚信党的领导。

我们想起解放前夕的一桩事情，显示了天挺师爱国、择

善而从和高风亮节的品质。那是在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国民党为了逃窜，把东单广场抢修成临时机场，企图接走一批老知识分子，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高校拖垮。针对敌人的这种阴谋，当时地下党一面散发解放战争的捷报和我党的城市政策，一面发动群众广泛访问进步的和中间的教师，并把教师们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意愿披露于民主广场，以便鼓舞人心，挫败敌人的诡计。天挺师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兼历史学系主任，他明确地宣称：我们做学问的人，还必须要敦品。表示不与胡适、毛子水之流的反动媚外分子同流，离开北平。天挺师的态度代表了当时上层知识分子中的“稳健派”对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带有一定疑虑情绪的知识分子起了良好的作用。不久，天挺师就同北平人民一起迎接了解放。从那时到今天，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但天挺师的音容，却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今天，我们正处在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时期。我们祝愿高龄的天挺师身体健康，为提高民族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